



三原圖方報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
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

復撫潛尸

出

如此癖後為

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

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

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為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
花啼曉恨拂堤煙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為
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為夫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
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曾公與夫
人時時携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
衰邁無以為報願為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
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遽

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為宰相封魯公云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嚮數年間入筦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數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

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其軀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餽草何綠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自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檄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扈興屠狗爲事

扈興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爲事間或亦宰牛豕而又善扈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厨一日市牛歸纏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興

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興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興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腹中有犢焉興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遠乎扈興今爲手力厨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爲禍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曰其家衆妖競作牡雞或晨雉犬或中饋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徐媯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媯對爐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謂媯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媯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云犖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取其義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趙過教人驅馭之法未耨之噐為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素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

使其姪錄之當陂險處姪憫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為卧仙

華岳張超谷崑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崑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梅出山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廢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廐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繫亦不遠去廢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則滅其火人已怪之廢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

子三日浴之猴在其傍園卒貧乏常居家治蔬於圃一日晝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於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殂於釜中而猴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為於是白于取使而斬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

國傳言林邑等國出貝木其華成時如鵝毳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

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唯姑蘇有之詩
人信不繆也

透閣好怪

淵材透閣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
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
鶴夜產一卵大如梨園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
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
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為
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

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
耳又曰吾平生無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
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
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鱖魚多骨
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
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
淵材矐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

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
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
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
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
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夫貢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具得
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
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

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
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
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
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素訖倚
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隅素見敗墻
之土高乎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
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
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
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

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
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柳州境有香山寺寺構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
多群猴至相呼沿掛簷楹之上亦入庖厨竊食
又常汚僧緇衣寺僧思之無計絕也有一客僧
曰我能令其絕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
乃以濃墨徧塗猴身而復縱去群猴見之大驚
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群甚急衆

患

猴呼叫而益走引領望之俄頃入於深山而不
見自此猴果絕迹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
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候廟
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
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
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蒲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一



續墨客揮犀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木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鳩鴿誤也海傍有蛤背有花紋者土人謂之花蛤無文者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蓋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為江左之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爐錘之功

陰侍常集抄本

一卷

何水部集

三卷

一冊



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儻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

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之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怜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愴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深也

胥吏魁桀狡獪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遵往往佯為久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叅見巖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

甚于

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其善宴席所須干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挿紙標干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今監厨無錢陪備今粥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

舊例省副罷胥得集賢學士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

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柳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
主意其爲盜者所取也乃告公而求之符下久
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鏗然有聲細而
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
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說者言鐘
鼻瀉作龍形往往有靈與潭下蛟蠋革闔不然
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

遷徙也無故而至于水下是可怪也夫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為虎射之沒鏃漢書
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鐵能入石逾
寸亦足爲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
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尚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爲至言之祖屈平
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記傳之祖後

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如矩至圓不能過規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蔑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潛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揔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鶴洞

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

缺未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子嘗見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於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書夢至家

池州崔球爲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晝夢至其家見其妻正凭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亦

荅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嶮飛過大江西旣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教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

死必為世誠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
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
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續墨客揮犀卷之二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但文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真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瘡羹配籠餅而食羹
中血皆如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
然洎回甄求其法乃取牛蟬淪而去其皮耳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梟
共行一道亦有熊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
法已常欲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

是然卒莫能勝之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洒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爲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餅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旣情相愛多不肯遂北人內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誡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其

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屆彼亦宜誌之也

靚指溪作詩

靚禪師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渡溪溪流漲靚重遲為漲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詬遂不敢仰視靚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

知到海後如何後住汝州香山寺無疾而化

業成方食肉

賈叅政之父名玘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
間寶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叅政方五
歲日誦千餘言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叅
政年十五遂登進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學者
水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
當割愛尚嚴使之有立群從孤幼貧不能自立
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
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宥學善待僧文鑒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
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
張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中脾
脫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誼叟張公遽召才
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宮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

幘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
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開遂且權少
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
三人者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
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一
坐大笑

小民不為利動

興元府李翁以煨鐵為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
姿容絕麗人目之為花羞豪貴競納金珠求以
為妾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
貧士願娉為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
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為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婢殘忍時號六虎就
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
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

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尔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三



續墨客揮犀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暹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
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
如今之幘頭者中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
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
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
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
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槩類蜴蜥足短而加闊亦有具色

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
發鑰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
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即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
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
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
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
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

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
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
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
子私通夫歸給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
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聞兩情之好汝能
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病而死
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

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
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
于郡將張不疑不疑竒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
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爲救
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
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
步履而飲噉輒兼數人其家亦厭之移弃野外

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
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熙寧中初富丞相若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
引年時王介甫題閣道唐子方為叅政介甫日
進說以更廢政閣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
閣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唐發
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
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閣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
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此肺亦有款
誌但漫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
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
如今之槓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及肺
主聲穀所以達其冤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

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
學為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
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
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
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
東坡習西湖久故寫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尚書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
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

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
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
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
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
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
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輒相憎惡

晉陽有張李二生為隣二生素無讎隙睹貌輒
相惡憎張與高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

寃也宜遠遊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詣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窺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惟促裝將出李懷刃伺諸門戕其首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予嘗知辰州民與蠻獠雜居其俗父母喪不啗稻梁盞酪飛走之肉惟食藜實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客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

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
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
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
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怜之百計
賙卹為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
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
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
爾可笑耶

蠅蝶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蠅蝶誤躍入燈蓋
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為愚懵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揀有道之士也布裘緇
巾詐為愚懵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
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犬餘人始疑
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
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

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翻然弃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師多雨遂獻秋霖賦其略曰連乎七月八月滄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浸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

過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踈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神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肅恬靜寡慾天聖中以上部郎中知洪州艤舟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遽之任得無獲趣利之譏乎逾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媿服之

安邊良策

蜜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羗來獻地呂曰天下大戾豈利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絕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貸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稚桂侍中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

驚寤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 今上於春宮 扶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 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 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緡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 幣驚之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乃

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般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皓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即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双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割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驗之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開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故歐公贈其詩略曰當時發策武城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

續墨客揮犀卷之四

續墨客揮犀卷第五

應聲虫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劭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効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劭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

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
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
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
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
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

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
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見人乘驪駒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國嘗樓逆旅中晨起如廁見白衣
人乘驪駒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
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蓋其志欲吞
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

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
要問前程雖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第渾厚之
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
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
乃齋絜取視之具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颰
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
之即透過着床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

澈

然滿目予到京師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
師執政言取入東府以次流傳士大夫之家神
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
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
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即成
衰時以為名對為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
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蟻

蠲之一文兩箇真是不虛又嘗曰平生之一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

却鼠刀

蘇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即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蟻虱蒲衣領不卹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

須倉困是眼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為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

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
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
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喟然嘆息曰民
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怨哉乃從佛者授首楞
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
知之矣遂釋然於懷無復蒂芥後赴封州判官
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乃
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
園面溪一亭繫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

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
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相畫之狀郡
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斂
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略叙其事予與夷甫遠親
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秘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
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
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荅曰學士心頭似撲

頭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大餘忽有老狙拱手
跣趺坐逝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
國經歲始還去謂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
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
解體兒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

之復聯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
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
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
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
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隲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
驛舍竢膳六朝書半甲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
蘭衣弊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

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
犯中主持觥使蕩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
大慙而罷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
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搆一舍令門人陳
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餅封鏹甚固破之其中
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
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
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
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
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
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
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未石

李茶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磴可愛常
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於石穴中
若煙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為未石

古鑑

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徑
尺餘去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鬼形甚精巧每
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鬼形却在鑑中人
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
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今閤必盡室
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
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
而燒德莊窘捉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
為灰礫之楊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閤已下
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
欲詰之也

場

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
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
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
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
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己所
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
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墮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

送

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
詩逸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
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
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為十篇上丞
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
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
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脉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

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脉圜轉上下歷歷可
數洞徹如鑑衆駭觀莫測由張命易以他燭燭
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
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
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
燒却恰似不魯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
戒闍梨之流乎

曾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
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
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
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
約縮一楊元素繒井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
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

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為一道
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
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
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
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杖玉葉萬世不絕
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
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
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河水淺獻圖欲別開
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

伶人有此語

續墨客揮犀卷之五

續墨客揮犀卷第六

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教日不
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
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
井驗之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
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
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
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
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撤曉次
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
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人使勤勞座
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
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

姿佼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
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
云舞袖躡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敲撼
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好譏諢

國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諢屢以謗訕得
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賸攀龍只作
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
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作啓事遺友生

孔大夫嗣宗為浙漕戲作啓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啓火爐頭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搏被詔至闕下

真宗時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四句謎

荆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晝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吳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塵市童孺爭隨而笑之元豐中燈第上見之亦為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衆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涕出應難興去声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

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曰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合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于平門外注

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詳予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應

鱷魚圖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評子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鉤極鉅

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鼉其為鱷者百無一二土人設鉤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魚尾而食之則為人所斃

屢掇上岸

有進士曹奎屢掇上岸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荅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召東坡且
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
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具警聯云聖善
方當而立歲廼翁已及者稀年

幼芳妹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
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
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群妓皆集獨幼芳不至

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
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階折腰請曰幼
芳妹媚可惜其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
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
鼓為皮搥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
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
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搥謹祇候參僧

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

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真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真曰尔形不長尔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改裴贊寄之曰尔形甚長尔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

丹青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
里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為雄盛晉公曰
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朝廷宰相則
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宮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
熙寧三年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

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目笑治聲
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怜之

家貧苦學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復陋
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
解首其謝解荅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於毛生
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懲其
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
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荅納于董

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李老住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在客船歸鄉奉長老乘逆馬赴闕

丹青為業

承務郎陳默字子真妙於詞翰然踈逸自號懶散翁父絃為閩漕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

丹青為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焉默徧示家人

皆笑云此正似廳前李尚書俗呼軍校默因戲

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

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蘇子美之甥

也子美曾作自詠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

兒女見須驚默亦嵒稜多髭類其舅云

武成縣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水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
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教人民
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遂移
今縣

好為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
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
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談詩於坐
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

次

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声
荅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
飲罷至客汝奮拳擊恢衆掇之而已

續墨客揮犀卷第六

續墨客揮犀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於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於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於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於靛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畿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朵蓋用此術

詭怪不羈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為主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
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
帥不喻其諠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
為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
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

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
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
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
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耆之狀類
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花菊
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
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蚤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蚤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
不尔多為蚊蚤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蚤
所蜇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
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
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
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
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
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為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
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
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
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
衣與黃衣稍異奈今觀與別觀不同非為稱呼
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
直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為健吏至
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
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為師秋胡人暴戾好殺
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
絕至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
都令將軍麻胡濬通河湖唐用其民每以木鷲
為試鷲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惶
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
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為是

或云胡本名祐呼胡者為其多髯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
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洎坊村小民富室無不
仰戴但目為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
踰垣姦出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於是杖背
還倍既而開客邸於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
故荅曰我亦何能但設說以眩俗而人自重我
耳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室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菓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教軍士為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為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按之

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所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為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貽進兵奮擊大破之誦偈諦呪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狢猴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綉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鈎布網者但志心默倒誦偈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為群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鴈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為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為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賣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地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間康多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當時飲茶尚雜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亦祇謂之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為天下第一

荔枝

荔枝譜稱漢初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嘗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驗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以來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荔枝遂為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

花中不為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於篇什至於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為天下第一

閩中無螻蟬

閩中無螻蟬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螻蟬上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

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閱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閱壯池館綿亘
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
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絕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鶻直上一千尺天
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
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

之作

忌兀日

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說或
云當是兀字然數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為無
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
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
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曆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庖人薦粉有客即席而問曰

此味宴會將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取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黃疾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廣州裸躄以幅中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為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唯啖檳榔木香歲餘復逐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

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孫元規自謫官復起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為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奉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躰亦

省事清心之端也

楊郎中斲辟囚

楊郎中異蜀人也知衡州每斲辟囚官給酒飯異獨不與或問其故答曰更與酒飯則致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於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徃徃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今後不犯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七

續墨客揮犀卷第八

為遊謁士所擾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場頗為遊謁之士所擾遂
作一詩持于賓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涯
齒一差戴靴賓客日相過欲抽已俸憂家累待
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
中歌更拚一具窮槍斂唾罵憎嫌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傷之曰不
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
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
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
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足未嘗
履閭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荅曰唯時
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

第一篇題云月夜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常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
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
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予云海多連山複
嶺綿亘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
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舊嘗讀小說
載盧藏用隱終南山或夜聞龍吟声明日雨必
至後還教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擬坐有蜀

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曼銅盤以効其聲
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曼之藏用撫掌曰真
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
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
因禱尼丘山得之遂名丘字仲尼其子乃名鯉

異

字伯魚史鮪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闕穀
於菟黑臀杵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唯恐不
至宋齊丘乃字起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譙周
命世大才而吳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
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尔左丘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
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
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人露臍

戴僕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叅從此罷稱卿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奔徐溫養子及僭号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

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薦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訛謔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訛謔題其傍

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倒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好雅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為右軍以其好養鵝也有一士人遺人醋

梅與燂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鬣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餽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為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洎為京西轉運使辭

字在許州嘗對客歎曰人生不知活幾得日好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於散郎

里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世北人以針馱冰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盃將飲時先置清水大盃於其側每盡一盃即吸水漱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滌去

則不能為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輦回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
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
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傳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冒
于蛛網蛛搏之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
徐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
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
芋梗傳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离畢看房
賀跋走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
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走如執衣防閑
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貔狸如鼠
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為珍膳味純子而
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
鎮蜀嘗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
乖崖之孫堯夫家子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
近於太甚苟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魚鮓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鮓也取其石以治為罌
可載飲食如遇蠱毒罌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
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

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
原脉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
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
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
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曾
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
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為桶濯足

及令排樟腦於兩股間以脚捆繫定月餘而安
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
不忘故書以為誠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
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
之不憚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為一詩書子
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
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丘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蒼鬱石
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駢立故水丘彬
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
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峯裏住人家

葛菜

王舜求云葛菜出馬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
其下誤觸之則自暝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
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蘗魚後食

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於
木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
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
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為文飾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
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

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
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
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
過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
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
川勞苦遠妻奴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
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

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
赴城東倉仍不許庸僦車脚皆須自負嘗登右
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
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卷之八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貴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為五
斗粟屈於鄉里小兒弃官去歸久之復游城偶
有美於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錯印甚於兒
戲然其正且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
如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於

睡

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
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
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
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
之使人馬上昏腫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
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
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覩惟日以談禪

為事平甫荅曰若如所諭即明公未達禪理但
閉目不覩已是一重公按當世深伏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
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
之文耳雖不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
正當如是吾謂詩人已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
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
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獨黨

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願黨耶以我偶
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
余嘗熟味退之詩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
出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不
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弔掛壁何由
弯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斑
林角黍餌沉塚竹非黑點之斑也楚竹初生
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
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為能官後授
江左今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
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為二李所
有彼人呼為東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竟此溪不
為東李家所有即為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
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李詣闕旣函陳
狀英廟勅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
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授

命既往名二李為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
若不以券契文字為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
者即與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於亢前堆
積莫知其數知命取入藝之乃於狀後判曰獸
生於山魚生於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眾
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英廟帝特改
一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昃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
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
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
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
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
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
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
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元智為之

傳詳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問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扇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榭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

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
數莖去云欲進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
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
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
根地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具地本有之物
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
特可異耳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續墨客揮犀卷第十

琴曲宮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声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為
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浹泛四越溪吟五
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
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云行鴻門刁斗
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

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
天亡英雄今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
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遂劍光
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
家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
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

狄天使能戰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

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
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
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常以募當衆必以奇
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間
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揚却鉦聲止則大呼
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
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鉦聲止士卒突
戰虜無遺類

能辨盜

陳述古密真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待
未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席有一鐘能
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鐘前
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
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具肅祭訖以帷帷之乃
陰使人以黑塗鐘良久引囚遂一令引手入帷
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
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
法出於小說

續墨客揮犀卷之十終